

名家荐书

本期荐书嘉宾



杨小滨

杨小滨,教授,诗人,艺术家,评论家。耶鲁大学博士。著有《否定的美学》《中国后现代》《感性的形式》《无调性文化瞬间》《欲望与绝爽》《新电影三大导演》及诗集等。

《拉康眼中的艺术》

二十世纪法国哲学大师雅克·拉康是弗洛伊德之后最具影响的精神分析理论家。拉康年轻时候就与巴黎的超现实主义诗人和艺术家们有所来往,也一直保持着对艺术的关注,经常在他的研讨班上以各种艺术作品为例来说明深奥的理论问题。本书解读了拉康如何通过艺术作品来阐述他的各种概念,比如他通过解说小汉斯·霍尔拜因的画作《使节》前方的一具压扁歪扭,只有从侧面才能看清的骷髅来解释他的“歪像”概念,就是一个最著名的例子。拉康借以说明的是:这样的歪像表明了真相必须从一个也斜的角度来察看,才能够获得。书中还提到了拉康对达·芬奇一幅炭笔画《圣母子与圣安娜,施洗者约翰》,其中圣安娜的手手指向了画框外的虚空。拉康认为她手指指向的是一种神圣,一种符号性的、决定性的存在——而这正是拉康的观点:存在是一种被存在。还有拉康对波希对那些残缺人体的描绘如何表达了自我对完整身体遭到瓦解的恐惧。这些论述一方面可从艺术来了解拉康理论,另一方面也可从拉康来获得对艺术作品更深入的理解。



作者: 史蒂夫·莱文
版本: 重庆大学出版社

《如何读诗》

特里·伊格尔顿是英国当代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写过《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审美意识形态》等有影响的著作。这本《如何读诗》却比较奇特,基本不涉及政治议题,而是从诗的形式入手,帮助读者理解诗的奥秘。当然,伊格尔顿也明确指出,形式主义本身就代表了某种具有社会性的指向。在此基础上,他强调诗的形式要素包含了语调、音高、节奏、音量、速度、格律、纹理、句法、视角、情绪等等,这些往往是决定了一首诗的重要面向。在书的一开始,伊格尔顿就分析了奥登的《美术馆》一诗,讲解它如何以随意的文体开场,体现出有节制的戏剧性。然后,句法的迂回,词语顺序的颠倒又如何表现出高贵的慵懒气息,甚至有教养的粗鲁。在谈形式对内容的反抗时,他举例布莱克的名诗《老虎》,来说明吟诵般的叠句,惊奇的语调和歌谣的押韵如何营造了天真风格的惊异感,并以此与属于内容的复杂意象相龃龉。在速度方面,伊格尔顿举例说,雪莱《西风颂》中诗节间的跨行,就是模拟了风一样盘旋,不断劲吹的效果。书中各种解读都帮助我们观察到原先并未注意到的形式感的妙处。



作者: 特里·伊格尔顿
版本: 北京大学出版社

《普尔奇内拉,或献给孩童的嬉游曲》

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是近年来在国际上最走红的思想大师之一,著有《神圣人》《例外状态》等影响巨大的论著。这本小书不算是他厚重的哲学著作,而是以轻松的语调,从生活与喜剧的角度,评述了十八世纪威尼斯画家詹多梅尼科·蒂耶波洛晚年以那不勒斯地方小品中的丑角普尔奇内拉为主人公的系列画《献给孩童的嬉游曲》,因此书中也有相当多的插图。普尔奇内拉这个鹰钩鼻的面具形象总是穿着白袍白帽,在那那不勒斯街头也会常常遇见。阿甘本要讨论的是这个喜剧角色在西方文化中的意义,包括笑声和泪水如何在生活中融为一体,或者鬼魂的形象如何引发笑声。他由此提出了像是“嬉闹的悲剧”这样的概念,促使我们对欢乐和哀悼进行同步的深入思考。阿甘本还通过评点普尔奇内拉的台词来讨论词语的游戏,语言交流的不可能,以及由此产生的喜剧性。可以说,阿甘本这部小书是当代对喜剧哲学最重要的阐述。



作者: 吉奥乔·阿甘本
版本: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一个村庄的食单》：
温绎农耕岁月的生活往事

文 | 李向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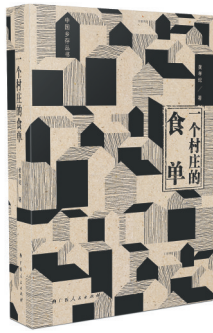
《一个村庄的食单》以作者故乡八公分村为书写空间和 精神寄托,按照古人饮食观念分为食、膳、馐、饮四个专题。全书以饮食为叙事对象,以质朴率真的笔触,温情地回忆农耕岁月里的生活往事,立体化地呈现南方乡村的日常饮食。

本书所描摹的并不是单纯的食物,而是食物中的风土人情和生活仪式。比如吃饭这件事,相比于现在的煤气灶、电饭煲,那时做饭要繁杂得多。燃料是取自于山野的杂木枯枝,炊具则来自传统手工制作。平时多吃鼎罐饭,把乌黑的生铁鼎罐往灶上一架,生几根柴火,不多时,饭就香了。三餐三煮,倒也简单。到了“双抢”时节,没工夫做饭,各家一大早就把一天的饭煮上,用捞箕把夹生的米捞出来,米汤熬粥,实行饭粥分离。用甑将夹生的米蒸熟透,这就是一日三餐的主食。“双抢”是农家一年中最忙最累的季节,有粥有饭才能保证充足的能量。

糯米是农家饮食中的一个特殊角色,正如它的糯性一样,是乡村各种食物的黏合剂,也是乡村生活的调节剂。糯米不是主粮,在八公分村,不仅作为主粮的粳米、籼米需要它,粳子、高粱、花麦等各种杂粮也需要它,兰花根、花片、烫皮、酿豆腐等各

色年货更需要它。糯米产量低,出米率低,多油脂,制作各种糍粑和零食都少不了糯米的掺合,在乡间视为珍品。那时很少有肉吃,肚子荒得很,年老体弱者往往荒得流清口水,用黄糖水蒸糯米饭吃可以解荒。用猪肉蒸糯米饭则效果更好,那却是极难得的。有时也蒸一缸糯米甜酒,慰劳一下家人。四月初八这天,按当地民俗,家家户户要吃油盐糯米饭,有的吃乌米糯饭,小孩必吃上了红色的煮鸡蛋。说到糍粑,人们会想到现代都市的特色美食小吃。在八公分村,四时八节做糍粑则是一种习俗,如清明节的斋粑、端午节的粽粑、中秋节的捣糍粑,还有平时的米豆腐、米饺粑、肉饺粑、油糍粑、高粱饺粑、粳子饺粑、花麦饺粑等。

八公分村受地域所限,红薯杂粮往往要顶半年粮,冬春两季,差不多当主食吃。书中写道:“在半年的日子里,母亲会通盘考虑廪里的稻谷和窑里红薯的数量,筹谋每日所需,尽量做到细水长流,不至于断炊挨饿。”吃红薯也就成了这里的常态,它不仅是一项饮食技术,已升华为一种饮食艺术和风俗文化。大家都熟悉都市的盖码饭,八公分人却吃一种“盖皮饭”。因为红薯吃多了返酸水,于是先吃饱红薯再吃两口米饭,将上甯的酸水压下去,这叫



《一个村庄的食单》
作者: 黄孝纪
版本: 广西人民出版社

“盖皮饭”。在主妇们的操作下,红薯的吃法可谓花样繁多,她们自有办法把一年十几担红薯喂进一家人的胃里去。

红薯也会进入各种生活仪式里去,比如吃早茶。制备早茶程序繁琐,却从不马虎。待主妇一切准备停当,一家人开始围桌喝茶,也就开启了一天的生活。茶点虽是啃红薯、嚼咸菜,有时煨几块烫皮,有时有些花生、豆子之类,就着热茶,扯着闲谈,也能吃得囍囍有声。

到了青黄不接的日子,那就餐餐吃土豆。作者回忆道:“我曾经很想吃饭,哭着,闹着,愁眉苦脸,可是没有。有时赌闷气不吃,久了,母亲就会发火‘要不要从我身上刮块肉煮给你吃!’我便泪眼零落,端起碗来吃。”有时来一碗豌豆煮麦粒,算是换口味。南方人不太习惯蒸馒头,倒常做麦子糍粑。

这就是陪伴作者成长的那些粗茶淡饭的乡村日子,一幅活色生香的乡村饮食风俗画。☞

《离开就是一种归来》：
静听一个民族的心跳

文 | 艾兴君

当年,阿来凭借《尘埃落定》荣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时,年仅41岁,是茅奖历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有人预言阿来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也有人认为阿来可能会昙花一现。快20年过去了,阿来能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还是未知数,但他绝没有昙花一现,相继推出了《空山》《格萨尔王》《瞻对》《蘑菇圈》等艺术上不断创新的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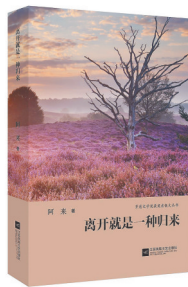
阿来的小说深邃而厚重,散文却写得灵动活泼。《离开就是一种归来》是阿来的最新散文集,分“青铜岁月”“草木的理想国”“尘埃未落”“音乐与诗篇”四辑。阿来以一个当局者的身份,静听一个民族的有力心跳,关注人间草木的瑰丽与清雅。那些无声的,却又有形有色有味的自然草木,是他最为魂牵梦绕的精灵。他对大自然的热爱使其用心观察体悟自然生命的状态,文人的雅趣使其能将所察所想所思,付诸文字带给读者,竭尽展示独具慧眼的藏地哲思。

阿来用空灵而又哲理的语言,描述了一个广阔的精神世界。他讲述了藏地宗教的沿袭

和演变,字里行间,有赞美,但不诉诸文采;有担忧,但不流淌泪水;有惆怅,但不愤怒;有深情,这深情是游子对故乡的深情,是中年对童年的深情,有如打在高原上的阳光,不曲折,不挑拣,照彻每一个角落。

阿来记下了一个个难以言说的精神奇迹。如书中同题文章写到,小喇嘛说:“我看那些山,一层一层的,就像一个一个的阶梯,我觉得有一天,我的灵魂踩着这些梯子会去到天上。”如此令人难忘的表达,使“我”的争论变得毫无意义——信仰更多的是指向世界的奥秘状态,是生命的一种内在需求,它并不能被理性所证明或证伪,因此,辩论对于信仰者来说没有意义。当小喇嘛说出“我的灵魂踩着这些梯子会去到天上”时,他已经悄悄地从辩论的理性漩涡里出走,来到了生命直觉的现场。

阿来对自己所写的东西了然于胸,它们已经内化到了他的生活之中。像《西藏是一个形容词》一文,目的是还原真实的西藏。他说:“西藏在许许多多的人那里,是一个形容词,而不是



《离开就是一种归来》
作者: 阿来
版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一个应该有着实实在在的内容的名词。”“一个形容词可以附会了许多主观的东西,而名词却不能。名词就是它自己本身。”“当我以双脚与内心丈量着故乡大地的时候,在我面前呈现出来的是一个真实的西藏,而非概念化的西藏,那么,我要记述的也该是一个明白的西藏,而非一个形容词化的神秘的西藏。”细细读来,令人神往不已。

阿来写大地、星光、山口、银环蛇、野人、鱼、马、群山和声音,完全去除了多余的神秘,但文字中又无时无刻不在地洋溢着和广阔天地的交流和私语。比如,他写天文望远镜的发明时说:“从此,这个世界上便多了一种时时想把天空看得更清楚,更深远的人。”“我们的视线在穿越空间的同时,也正在穿越时间。”正是阿来身上这种对事物的内部意义穷追不舍的精神,才最终使他的文字从平常走向了深邃。☞